

減租

—— 江苏工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新華書店發行

文藝選集第三冊目錄

誠租	甘 毫 (一)
夫妻識字	郎 可 (八)
滿子夫婦	潘之汀 (一九)
我的師傅	思 基 (二六)
『我要做公民』	子 之 (四四)
張初元的故事	馬 烽 (五〇)
蘆花蕩	孫 犁 (七二)
未婚夫婦	黎 風 (八〇)
麥收	孫 犁 等 (九九)
小白虎	甘 毫 (一〇八)
游泳隊員朱二童	吳伯蕭 (一一三)
兒子	鹿峙丹 (一二九)

減租

甘肅

綏德賀家石佃農馬秀豐，聽說過去的舊保長，被地主黨恩請去喝酒，就上了及了一張油漆棹子，大瓶的酒，炒了幾個肉盤子，這樣來塞住保長的嘴，保長就把政府減租法令埋藏起來，這是廟門上趕叫化子，不管窮人的死活，只圖自己上了棹而抹了油嘴。馬秀豐過去是老牛上山坡，磨了半輩子，整愁的頭都抬不起來。這刻是霧上邊被頂，重見天日。但保長同黨恩忠，今天又想來搗鬼，這號事情可弄不成了。

馬秀豐氣的坐不住，便去串門子，把聽下的話不瞞人的都講了，大家聽說上頭下來了減租法令，喜歡的眼都睜不開，但又聽說保長叫地主給抹了圈油嘴，就做了下背人的事，把人氣的眼珠子都凸了出來，你看這年青人手拍着胸膛說：『這號啃骨頭的狗，我要叫他好吃難消化呢。』

上頭下來的減租法令，誰也說好呀，但有些輕面人，怕惹下地主弄下後患。你看黨治國親門兄弟，都低頭喪氣的口不張牙不露，眼睛瞪着別人，怕抽回自己的地，所以他和大家的心不合，有些捨不得吃不飽餓不死的舊生活。

馬秀豐見黨家兄弟有些鬆氣，便說：『把眼睛擦亮看一看，這刻是風吹雲散日頭出，過去的陳租子算帳，把人膈的一口氣都換不過來，這刻不知道政府的好待，租子就是

要減，不減就不行。」

吸煙的人則總是冒著煙，氣呼呼的，馬秀忠的話，閉口無言，但那模樣還是縮縮縮縮，像門內的夾尾狗，就不是咬狠貨，只怕把自己一腔怨氣滾飯丟了。

雖然馬秀忠已經上了四十歲的人了，但你看那一棒子打不死的腰幹，挺的更硬了，兩眼明盞樣的，閃跳得更活了，眉梢像風吹樣的擺動。他爲對抗保長和地主的秘密勾搭，用旋風樣的脚到處跑，鬧的很上勁。但是這種風聲不知怎的，吹在黨思忠的耳上。黨思忠嗎，近日患着夜來心事多，病，到了天明眼睛還合不上，他爲了自己的高樓大廈，酒肉飯茶，爲自己養兒養女，做下犯法和虧心事，但這刻世事的變化，使他很害怕。他解不開釋地還不能不納稅，有地還能不爲王。照理說東行管不着西行，賣油的不管賣郎，小鬼不能犯閻王，他覺得馬秀忠有恩不報，還拿起豬八戒的耙，倒打過來了。他的格言是：『有店還怕招不到客，有女還怕找不到個醜女婿』，這時他起來召了他的伙計，把馬秀忠叫過來。

『秀忠，你來了，我今天問你，租子只管收着不交，是不是要到後輩六十年才交？』他那勾鼻子隨着說話也跳起來了。

『交是交，要照過去我是交不起，這是硬斗十二歲的姑娘上轎受不了，要按上回的減租法令來，那自然就交了。』秀忠的話是有種打在石磨上，總是實達實的水。這可小傷了黨思忠的心尖，他臉上立地變了色，眉眼上紅潤潤的，但他那身肯承認減租法令的事。

『真是明白人說的胡塗話，大白天鬼把你迷住啦，啥價減租法令？租子是當年紅

口白牙說好的，黑字寫在白紙上，而今你嘴裏說了，舌頭扁了，由你胡說了！『秀豐』很習慣的又來了個下馬威，抽水烟的火紙指在秀豐的腦門額上，但是秀豐今日也是一步不讓，人說狗逼急了跳牆，人逼急了造反，秀豐今天可不受他的欺侮。

『昨個，你喝一口酒，也難嚥了不成，不該就是不多！』還刻秀豐變成腰粗膀壯的硬漢，敢說話了。如今不是過去的世事了，過去地主同官家穿一條褲子，誰要一張口把牙齒露拔了，今天誰也不能攔誰一下，有選擇在人面前說，共產黨八路軍就是評理的天秤。

秀豐就跪在炕邊上，看到秀豐火性子和平常不同，也就順風轉勢，話也說的親和了，又是眉飛眼笑，但是笑在面上，恨在心裏。

『秀豐，你看，人有心機有根，當年你不是我的地，你一家的命根子都毀斷了，今天你犯我的好心當成驢肝花，有恩不報反成仇人，俗語說：有奶便是娘，你那一年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不惜斗二八升呢？這些舊事重提要你會想想，種地的時候很高興，出租的時候像拔身上的毛呢，難極了！今天又來和我翻了臉，還刻秀才像買了個沒底的罐子，把你看透了，你回去看着先把租子交了再說。』

『我要交的租子在人家屯裏放着呢。』秀豐說着便拍着屁股走了。

秀豐想這次單人獨馬，叫秀豐頂的心痛，他很聰明，老虎不吃眼前虧，但他口裏可沒說心裏的話，暗地裏又要起手了，『瞎了眼，你今天給我翻臉瞪眼睛，吃了三天飽飯就瞪眼不認人了，谷米把你吃飽了，看着吧，討飯吃叫你也端不上鍋好碗，好，叫你越不交吧！』他氣的那八字鬍子也跳起來了，他帶上那陳舊的灰色禮帽，走到別的地處。

案裏，商量不減租取得同一步調，因為要從五千三百六十五垧地減了租子，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黨思忠是其中的頭子。

他去就犯和馬秀豐的賄賂，從頭到尾的講了一遍。

『好是好。但政府的法令可不能改變，咱們不能對不起政府，衆人已經知道了減租法令，你跳起來不行，這叫瞎子打燈籠白費了油，我看大家這是思考下，不要丟了人！』一個地主盤算着說，這時黨思忠眼睜的大，想起了何紹南要種給他的恩惠。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春上要開始上山了，『莊戶人，不用問，人家做甚都做甚。』但有很多佃戶沒動彈，却等着馬秀豐的消息，因為地主已經從九十一家佃戶中，抽回了十六家的地，有一百三十四垧。沒抽地的人，誰也不願替這樣重的租子，這真是和黑驢打滾差不多，像老牛上幾房，連皮帶肉都要給吃了。這樣弄得人沒心春耕，你看山坡上田地裏，那年青人都像霜把稂打了，軟溜溜的。

就是黨治國因地不穩當，租子出的重，雖然不敢和地主鬥，但愁的他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日頭上了三竿他才起來，披掛着衣服，捋了額頭，才慢慢的上山了。

一片坡地正是好翻的時候，黃土翻在槌皮上，看着都是緩和的，但黨治國歛頭一丟，又睡在地畔上了，他想自己人輕，人家還要起陳租子來了，這真是馬顧得人騎，人輕任人使，這樣自己昨辦呢？又擔心地主抽自己的地，他想汗出在自己的身上，油澆在地主的肚裏，這是出力不落好呀，自己昨價活法呢？你看他很着急，快下種的時候了，還沒動彈呢，人說：『月怕十五年怕半，莊稼人就怕誤時間』，黨治國想着又撈起額頭，準備擣地，忽然又聽到人叫喚呢。

馬秀豐爲減租，一天不停腳的跑，他三聲兩聲沒喊醒黨治國，就爬上山來，徵求黨治國參不參加農會，『很快就開減租會，要地主和保長把減租法令拿出來，租減了地弄穩當，莊稼就好做了。』馬秀豐上氣不接下氣的講着道理。

『唉！參加使不得，不參加地弄不穩當，租子又重真沒法過活，參加吧！』黨治國慢慢的說着，他這人就是鞭子打在身上才知道痛。

晚上寨裏的燈明幌幌的，有的人口裏啣着烟袋，有的人扯着種莊稼的事，全莊一百三十戶人家，到會貧農就九十三家。

『咱們開會』，農會主任宣佈：『今天要保長同地主把減租法令拿出來，他們把減租法令埋藏起來，叫佃農們背上了租子。黨思忠還怕人張口，一張口就是抽地，弄得人心慌慌，不好好的務養莊稼，怕有後患。』大家的眼睛都睜在農會主任的身上。

馬秀豐的話像箭頭子，穿過了每一個人的心窩，莊上共有百來戶人家，就有九十九家是租地種的人，上頭給人辦好事，而他們搗鬼，害了多少窮人，這真是頭上生疥腳底流膿，壞透了。

『叫他向大家說爲啥害人！』大家亂喊。

保長蹲在燈影背後，大家鴉雀無聲的聽着：

『黨思忠叫我去搬桌子擺酒，舌頭上像有蜂蜜，說的可甜了，叫我聽了法令，我就沒考量鑽進了這個眼。』大家看他那樣子，火都冒出來了。

『我看還重找一個新鄉長，馬汝生做咱們的鄉長合適的很，人家走的端行的正，辦事公正不偏三向四。』馬秀豐一說，大家都同意，去向馬汝生賀喜。這樣，罷免了壞保

長，選了新鄉長，事情就好辦了。

第二天，大家早早的就到齊了，新鄉長是個領導的，他第一個先講。過去五十多歲了，爲人剛強樸實，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不看親戚朋友的面子，直行，吞了個烟袋，不言不傳的聽了人家的話。

『新鄉長，衆兄弟，我剛減租，黨思忠把我堵了幾次門地，沒招招呼，抽地十塊地，後來又給我添甜頭，要我按老成規交租子，不然借什麼也不抽地，老成規我是不抽地，抽了地我一家大小都會餓死的，請衆位鄉親給我出個辦法。』

『要租子又抽地，咱們這年稼做不成了。』大家同聲叫起來。

『我來把心裏的話也訴說一番，我是傻子口袋裏的錢也沒數，人家要租子我就一五一十的交了，以後我聽說上頭下來了減租法令，我人賴不敢惹。還打算起來我只出上六成不到七成，多，我的租子要他吐出來。』黨治國看大家說話很上勁，自己也就提起了胆子說開了。

『名義的租子吐出來，向外吐！』大家都拍着腰敲着拳，喊着，火氣都上來了，鄉長看這爭吵不好落台，他便閉口了。

『大家正說到勁頭上來了，我是口劣舌笨，老粗，不過道理還可以翻開，黨思忠抽地的事，我和區政用商量，地不能抽，租子要減，多交的租子要退還，欠的陳租子不算了！』

『好！好！吐出我的租子，我取口袋去！』黨治國聽說退租子，勁頭子更大了。『不忙，大家向政府上不做的，這事爲了抗日，人多了才調，要大家有飯

吃都要動起手來，前方抗戰的八路軍，地主參加的少，窮人多，黨思忠今天還保存着舊腦筋，叫保長藏法令，不減租。抽地畝，這樣政府是不管顧的。今日想單靠地租過活，佃農擔的太重，就不樂於耕種，這樣大家吃米沒飯，鄉上弄的都不和氣，這就壞了抗戰的力量，政府一方面叫地主任地租主薄收，勸他們另找好營生，因為我們不能遮耳掩目，不管娃娃要飯吃的苦，姑娘穿不起褲子的景緻，誰人不務育兒女，誰人不知吃喝穿戴，我們要把人民光景改好，所以這就要一方面減租不抽地，另一方面要交租不誤時。」鄉長這一席話，滿講在人的心窩了，弄清了人心裏的疑惑，減去了佃農們的千斤重担，黨思忠聽鄉長把事情的根根節節都講出來了，露出了自己的把戲，落了個臉紅，口時不答應大家一聲也不行。

『我犯了法，政府寬容了我，過去沒想開不減租還抽了地，自己又不種，這叫佔住毛廁不拉屎，只顧了自己，沒看到大家的死活，減租法令是黨叫保長藏起來的，我不想減租，我叫其他的也不要減，這是我自己做了犯法事，還勸地退回去，把約從新揭過，但自己經受了租子的，今年就算了吧，明年再說。』黨思忠的腦子也轉變開了，但是他的鬼氣逃不過大家的眼。

『不行，今朝不管開朝事，算多少退多少，不退不行！』大家蜂擁一樣的包圍住他，結果揣口袋的揣口袋，提斗的提斗，到了地主家裏，滿吃滿算該退多少退多少，這樣退出的租子有十七石多。

夫妻識字

馬可

劉二——青年農民

劉二婆姨——其妻

對（上說練子嘴）

說是化，化，說一個化這一個化，說一個識字學文化，舊前我劉二不識字，三天兩頓鬧笑話。我到前莊去趕集，婆姨叫我買棉花，一千元的新票子，我乍給當成五十元化，衆人又笑，婆姨又罵，他說傻瓜不傻瓜。

今年生產訂計劃，公家來人幫助咱，我說上，他寫下，他一走，我又忘啦，種上個豌豆沒開花，種上個蕎麥瞎眯啦，種上個稻黍兩尺高，種上個棉花沒打花，種上個穀子沒鋤草，打下了顆子十七八，回家乍把個計劃看，白紙黑字怪麻煩，看來看去我解不下，衆人把我笑，婆姨把我罵，你說這傻瓜不傻瓜，你說這傻瓜不傻瓜。

學文化，學文化，往後再不做那個瞎，識字組，讀報組，就報名，就參加，男娃娃，女娃娃，老頭子，婆姨家，衆教我，我教他，紅紅火火是一家。到如今（漸快）肚子裏有了文化了，人人都說美啦了，腰腿的腿子看見了，眼前的世界也擴大

的那可路的神神了？

廖

：「你別看你那樣子，你現在在那裏了？你沒看見，人家在這邊學習哩！」

劉：「管你學習不學習，我問你，你把咱豬食了，餵上了沒有？」

妻：「早餵上了。」

劉：「豬娃子餵好了沒？」

妻：「都餵好了。」

劉：「雞娃拉土糟了沒？」

妻：「拉上了。」

劉：「被窩毛毯收進被裏了沒？」

妻：「收進了。」

劉：「豬兒、羊兒關進門了沒？」

妻：「關上了。」

劉：「雞兒、鴨兒趕進窩裏了沒？」

妻：「趕進了。」

劉：「水担上了沒？」

妻：「担上了。」

劉：「飯做好了沒？」

妻：「做好了。」

劉：「你咋給端來吧。」

妻：端來什麼呀？

劉：飯。

妻：你是要吃飯呀？

劉：看把她的！——活煞煞的人麼，不吃飯餓死我得了。

妻：你還吃飯！——（拉劉至認字牌下）

劉：做什麼？

妻：認字。

劉：認字也不能當飯吃。

妻：別裝傻了，叫我考問考問你，今個認下的兩個字忘記了沒？

劉：（旁白）咳，我把她的，看我婆姨逼刻學文化，一滿積極着哩，叫我試試探她。

（向妻）好我的妹子他媽哩，你看我出去勞動了一天，回來又參加變工隊開會，連

個喘氣的功夫都沒有，那裏還有時間認字嘛？

妻：你沒把字認下？

劉：沒嘛！

妻：那就不行。

劉：不行你怎麼辦嘛？

妻：怎麼辦？你給我把字認下，認下寫下，寫下記下，你還認得就對了，要是認不得，

我就听你飯也吃不成，覺也睡不成，懷抱石頭頂燈，黑地裏跪到天大明！

劉：我的婆姨哩，你看我今個生產了一天，太辛苦了，今個就算了吧，明個我不倒地

裏去，給你在裏邊操心識字。

妻：喂？

劉：不，不，給我認字。前晌認十個，後晌認十個，黑地裏也得認十個字。

妻：不行不行，牛產也難生，認字也要認，認字就不能記賬，你乍給老實實的圪蹴到

那搭認字去。

劉：咳，你就讓我吃了飯再認字呢？

妻：不行。

劉：哪的不行？

妻：真不行，誰給你買笑。

劉：真的不行？

妻：真的不行。

劉：看我把你……咳，你聽我給你認字着。

（戲歌）

（女）黑洞洞天上

（男）出星星，

（女）黑板上寫字

（男）放光明，

（女）寫了字

（男）放光明，

(男) 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女) 認得清，

(男) 認得清，

(女) 要把意思講分明。莊戶人爲什麼認字？

(男) 不學習不知道大事情，舊社會，不認字，糊裏糊塗受人欺，

(合) 如今咱們翻了身，受苦人做了當家人。睜眼睛子怎能行，哎喲哎喲學習文化

最當緊。

(白) 娃子媽，你看這兩個字，一個是學字，一個是習字，你說是不是？

妻：這算你冒說冒猜碰上了，不算。

劉：怎麼還不算？

妻：認下解不下，好比沒認下，解下寫不下，好比沒解下，還要寫下來。

劉：還要寫下來。

妻：是，還要寫下來。

劉：娃子媽，你看我給你寫來。

妻：噢，你咋寫來。

劉：一點一劃，一拐一歪（裝不會寫像看識字牌）

妻：不許看，不許看（跑前搶住識字牌）

劉：誰看麼，一點一劃，一拐一歪，珂珂當當，你說對也不對？

妻：不對。

劉：那一個不對？

妻：這個學字不對。

劉：怎麼不對？

妻：你看那識字牌上那學字，長這道短這道一滿有十幾道。可不好寫哩。你這個學字

，上面是個大小的小寫，下面是個兒子的子字，儉了減料，就不像那個學字。

劉：看你給能的，識字牌上寫的是正筆字，我寫的是簡筆字，一樣的。

妻：一樣的？

劉：一樣的。

（妻蹲在地上寫學字）

（旁白）看這婆姨，險些叫她給我做過了，叫我也來考問考問她。（向妻）

妻：你要考我，我還考問你哩，夜天咱聽下的那兩個字你忘記了沒？

劉：咳，夜天那兩個字怕還沒記到骨頭縫裏去哩。

妻：記得了你給我唸，唸得對了便罷，唸得不着了，我叫你滾也吃不成，覺也睡不成。

（懷抱石頭頭頂燈，叫你黑地裏跪到天明！）（將識字牌牌反過）

妻：啊，第八或倒打一耙他連一點虧也不吃！（對）娃子六，你聽我給你認字着！

（戲歌）

（女）識字牌好比明燈一盞，

（男）識字牌上字兒，

（女）記在心間，